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三九二 次会议

200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瑞安先生.	(爱尔兰)
成员:	孟加拉国	阿明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哥伦比亚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法国	莱维特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小姐
	马里	乌瓦纳先生
	毛里求斯	孔朱尔先生
	挪威	科尔比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拉诺夫斯基先生
	新加坡	马布巴尼先生
	突尼斯	杰兰迪先生
	乌克兰	克罗赫马尔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尔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罗森布拉特先生

议程项目

索马里局势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 (S/2001/963)。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上午 10 时 20 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索马里局势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 (S/2001/963)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比利时、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日利亚、卡塔尔、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索马里总理阿里·哈利夫·加莱德先生。

应主席邀请，加莱德先生 (索马里)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德鲁伊先生 (比利时)、奥尔埃耶先生 (吉布提)、阿布勒·盖特先生 (埃及)、侯赛因先生 (埃塞俄比亚)、本村先生 (日本)、杜尔达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姆巴内福酋长先生 (尼日利亚)、纳赛尔先生 (卡塔尔)、迈克达德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和阿什塔勒先生 (也门) 在安理会一侧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根据安理会在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邀请秘书长的索马里问题代表戴维·斯蒂芬先生出席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戴维·斯蒂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将开始关于其议程上这个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是按照在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成员们面前有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S/20001/963 号文件。

因为没有安理会成员的发言者名单，我谨请希望发言或提问的成员从现在起通知秘书处。

我现在请秘书长的索马里问题代表戴维·斯蒂芬先生发言，介绍秘书长的报告。

斯蒂芬先生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 and 安理会成员给我这次机会介绍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作为秘书长的代表，我处理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有驻地协调员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处理业务方面的问题。

安理会的成员们将熟悉报告的内容。报告尽量说明今天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安全和政治局势的主要特点。除其他外，报告着重指出索马里许多地区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报告还清楚地说明在安全局势方面仍然困难重重。报告叙述了最近的政治事件，向安理会成员介绍自上一次报告以来出现的情况。秘书长还提出了关于展开进一步磋商和审议的意见，包括能否设立一个索马里之友委员会的问题。

我谨就马里的局势谈一些一般性意见。

自西亚德·巴雷政权垮台已过去了 10 年。在这 10 年期间索马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有效的中央机构。我们都知道当国家不再能在其领土行使权威或国家在其部分领土上手的权力已消失时是什么样的局势，但我相信索马里的局势是与众不同的：在 10 年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机构。

由于存在着这种局势，对许多索马里人来说，他们效忠和认同的是部族。虽然在谈判停火在某一阶段是必要的，但在索马里最主要的任务与其说是谈判停火，不如说是帮助索马里人建立得到人民信任的合法机构，这些机构能超越部族获得人民的拥护。这就是

吉布提总统去年召开阿尔塔会议时想要做的事。我认为，这仍然是国际社会合理的期望。

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既复杂又相当简单。例如，秘书长的上一次报告和过去的历次报告中所述的部族情况可能貌似复杂，一有着各种部族和分部族的名称。听起来复杂，但关键问题是在索马里今后的结构中找到所有部族的作用。如秘书长在他 1998 年的报告中所说，恢复信任是关键因素。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如其名称所示，是过渡性质的。它是作为过渡机构设立的，而不是该国的永久性安排，其未来要视谈判结果而定。我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有些政治领导人和其他人一直未参加阿尔塔进程。要在该国建立共同机构，看来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是个开端，就象一个胚胎，是今后机构的基础。

现仍然存在着各部族持怀疑态度的问题。如我在星期三的非正式磋商中告知安理会成员的那样，该国在独裁政府下遭受了很多苦难，因而许多索马里人不喜欢政府这个概念。他们自然对中央权力是什么感到怀疑。因此，在这方面代表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并强调，必须有区域的参加。这个机构在今后是完全开放的。在阿尔塔通过的《过渡时期国家宪章》中说，索马里今后的结构应是联邦形式的，因此这可能是使所有各方人员都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果说因而索马里的内部问题是信任共同机构的问题，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说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几年前被称为各种行动泛滥的问题。我们在秘书长的一位资深同事说，殖民主义制度下有一种被称为“分而治之”的现象。有人说，我们在索马里的局势是“向上分”，也就是说“分而无治”，在这种局势中，索马里人向各种国家说好话，称这些国家是他们最欢迎的协调人，是最了解索马里的国家。然后，其他一些索马里人则跑去其他一些国家。我们确实面临这样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即知道国际社会该怎样组织自己的结构，以促进今后的和平进程。我想这在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但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这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索马里总理阿里·哈利夫·加莱德先生讲话。

加拉迪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相信，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安理会将继续促进《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

我高兴地表示索马里人民和政府深深赞赏授予秘书长和联合国的荣誉。实际上，授予秘书长诺贝尔和平奖是对他在寻求世界持久和平的不懈努力的承认。

9 月 11 日发生的事件提醒全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注意国际恐怖主义构成的危险。索马里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它对美国政府和人民遭受的罪恶的恐怖主义行径表示愤怒和不齿。我们已向美国总统及遇难者家属表示了我们的慰问和祈祷。索马里政府坚信，面对这一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坚强。我们重申我们的承诺，并决心在双边基础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与联合国合作。

该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和决心反映在我国政府最近作出的决定中。首先我们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该决议规定了打击恐怖主义斗争的法律框架和在这场斗争中各会员国的义务。

其次，索马里政府最近建立了一支反恐怖主义工作队，该工作队将制定一项全国安全和反恐怖主义行动计划。该工作队将收集情报和信息，监测可能嫌疑人的活动和同联合国交流信息。

第三，索马里政府同国内各教派的宗教领导人接触，以期获得他们对打击恐怖主义斗争的支持。

第四，索马里政府还同称之为 hawala 的金钱转让机构的所有人进行了联系，他们向我们保证他们将致力于透明度。Hawala 所有人已承诺向联合国和其他有关各方公开他们的记录，并同索马里政府和其他各方分享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最后，最近建立了一个由内阁成员和索马里议会成员组成的联席委员会，审查刑事法典和其他法律，

以此作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我国国家义务的一部分。

为了使政府反对恐怖主义方案有效，国际社会有义务向我们提供所有需要的援助。该协助可以是培训形式和为我们的安全服务部门提供后勤支助。不能做到这一点可能导致产生助长恐怖主义的真空。

就我们而言和为了加强安全的目的，我们已经能够在训练营地聚集 25 000 民兵成员，准备参加训练和融入社会。此外，从这 25 000 名人员当中挑选出来的 8 000 名警察已经部署在摩加迪沙附近。我高兴地报告，在首都城市没有军阀掌控的绿色线或哨口。

正在为巩固安全和加强国内的和平与稳定而重建索马里国民军。国民军的成员在实现我国政府各项计划框架内所需安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计划同向区域分散和下放权力有关。在这方面，我国政府 11 年来第一次开始在首都摩加迪沙收税；这得到公众的热烈支持。

我国政府在继续寻求我国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中所取得的进展在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 74 届常会上得到赞赏；该次会议于 2001 年 7 月在卢萨卡召开。部长理事会在有关索马里的决定中

“对于过渡国民政府在建立该国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并要求非统组织和国际社会继续在这方面协助该政府。”
(CM/Dec. 594 (LXXIV)，第 7 段)

关于民族和解问题，作为该进程基础的各项原则包括下列。第一，阿尔塔和平进程的结果将继续作为寻求索马里和解的基础。第二，该进程将继续为索马里进程，索马里政府将欢迎并拥护各邻国和国际社会作出的能促进该进程的一切积极努力。第三，阿尔塔和平进程之外各方通过持久对话与谈判的介入是民族和解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上述原则，索马里政府成功地使以摩加迪沙为基础的五个过去曾不支持阿尔塔会议的派别中的

两个加入了进来。正在同所剩派别和北方行政实体“索马里兰”和“蓬特兰”进行密集谈判。

我国政府最近建立了临时宪章规定的全国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独立于政府而运作，该委员会将由 25 名著名索马里政界和其他公共人士组成。其使命将集中于使索马里各党派和解，以期为全体索马里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根据设想，该委员会将促进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进程，该政府将反映整个索马里社会的愿望。

我国政府有关全国和解委员会的政策符合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非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有关发展问题政府间权力机构通过的各项决议。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 73 和 74 次常会作出的有关索马里的决定呼吁各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协助索马里政府努力实现民族和解。

在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 74 届常会通过的有关索马里问题的决定的第 3 段中，部长理事会

“重申其早先向过渡全国政府发出的呼吁，即加强努力以便实现……持久民族和解，促进阿尔塔和平进程结果和支持旨在建立全国和解委员会的各项努力。”(同上，第 3 段)

缺少资金和资源妨碍了委员会工作的开始并继续构成主要障碍。鉴于这一独立委员会的重要性和它可能在实现索马里持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国际社会被要求承担起责任和提供所需资源，使委员会能够开展其工作。

在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 74 届常会上通过的有关索马里问题的决定的第 9 段中，部长理事会

“要求(非统组织)秘书长同 IGAD、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继续支持过渡全国政府努力实现索马里的和解与重建。”(同上，第 9 段)

我深感遗憾地报告，军阀继续是全国民族和解进程的主要障碍。他们组织绑架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人员

并应对此负责。军阀所进行的绑架活动已遭到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谴责，不幸的是，这一绑架事件已造成和平进程受挫，此外，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 74 届常会通过的有关索马里问题的决定的第 8 段强烈谴责顽固阻挠索马里和平努力的军阀。

索马里政府欢迎秘书长有关索马里局势的报告 (S/2001/963)。我们感谢秘书长和秘书处向索马里全国过渡政府提供的支持。我们同联合国有着历史性的联系，可以追溯到索马里的一部分被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的时期。我们还愿承认秘书长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我国所表示的持续关心。我们认为秘书长和秘书处真正关心促进索马里的和平和民族和解。我们感谢秘书长就索马里局势提出的全面报告。然而，我想强调这份报告的一些要点。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报告并未建议成立索马里建造和平使团。此决定是根据驻扎在内罗毕的中等级别实地官员所做的安全估价作出的。

我们认为，不无法在索马里建立一个建造和平使团将给国际社会，特别是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捐助方和军阀发出错误信号。这会进一步加剧缺乏安全的恶性循环并使索马里 10 多年来被世人所忽视永久化。

我们认为，在索马里成立建造和平使团在当前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我们建议派遣一支高级别联合国机构间使团赴索马里，其任务是对内罗毕的安全办事处工作进行认真检讨并对摩迦迪沙和整个索马里的安全局势给予客观评估。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表示愿意就成立一个索马里之友委员会是否可行和有用征求所有有关方面的意见，目的是侧重使人们注重在民族和解领域和协助动员重建和发展基金方面的方式方法。政府对建立该委员会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它必须充分参与为设计委员会得以运转的构架的必要协商。委员会成员必须支持索马里的和平与稳定，并在增进阿尔塔进程及其成果方面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有真诚兴趣。此外，

在委员会组成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委员会朋友机制方面所汲取的教训，特别象在安哥拉这样的国家。

我们也必须同时解决重建、复兴和发展问题。我国政府继承了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它没有财政资源和基础设施，这在秘书长报告中有详尽描述。我国政府在过去的一年在面对令人生畏的挑战情况下以仅仅 1400 万美元的预算进行运作。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对我们在这一点可怜的资源上挣扎袖手旁观是不公平的。

简单的讲，索马里目前已经从生存竞争走向谋求和平。我们需要联合国及其伙伴协助机构通过提出新的倡导反映这种变化。迫切需要的是一项支持索马里良好治理和建造和平的可行方案。和平与安全是过渡全国政府议程的关键内容，没有和平与安全就没有发展。

这是索马里人民开始重建其国家工作进程的支助。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作用对这项努力至关重要。

我非常感谢安理会给我这次机会就索马里最近发展向各成员介绍情况，并与各国位分享我国政府为在我们混乱国家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一些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索马里总理对我讲的客套话。

我现在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伊拉克和肯尼亚代表来函，他们请求参加安理会就该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权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主席邀请下，奥尔杜米先生（伊拉克）和亚兰科先生（肯尼亚）在安理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 2001 年 10 月 18 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荣幸的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 39 条，在安理会讨论题为‘索马里局势’议项时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驻联合国常驻观察员莫赫塔尔·拉马尼先生阁下。”

此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发表，文件号为 S/2001/984。

我请莫赫塔尔·拉马尼先生在安理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王英凡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欢迎索马里过渡全国政府总理加莱德先生到会，感谢他所作的重要发言。我们重视他所提出的意见和主张，将会予以认真考虑。我们也感谢联合国索马里政治处主任史蒂芬先生刚才所作的通报。

索马里过渡全国政府自成立以来，在促进民族和解、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以及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和支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索马里总体局势还没有实现稳定，各派之间的割据状态依然和过去一样。近来，原来相对平静的“索马里兰”和“邦特兰”的政局也发生了动荡。与此同时，有关各方推动和解的努力陆续搁置。索马里和平进程事实上进入了一种胶着和停滞状态，这种局面，我们感到担忧。

需要指出的是，近来索马里境内武装冲突有所加剧，这与该地区小武器泛滥有着必然的联系。索马里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错综复杂，如不早日切断外部对索马里各派的武器供应，索马里将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从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严格遵守安理会对索武器禁运的有关决议，多做有利于索马里各派和解的事，而不是相反。

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全体索马里人民共同努力，实现基础广泛的民族和解。我们衷心希望索马里有关各方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增进信任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索马里和平进程向前发

展。同时，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对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给予必要的推动。当前，无论是建立某种促和机制，如秘书长报告中所提及的“索马里之友委员会”，还是考虑向索马里派驻联合国冲突后建设和平特派团，有关方案都应立刻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尽快采取行动。我们希望秘书处尽快就此提出具体方案，并加强与索内部有关各方的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支持非洲联盟、阿盟、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欧盟等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索马里目前的人道局势仍然十分严峻，急需国际社会援助。一些地区由于安全原因而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如果不打破目前的僵局，索马里人民饱受痛苦将因战乱而持续下去。我们赞赏联合国有关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捐助方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呼吁有关捐助方积极响应联合捐助倡议，以缓解索马里人民的人道痛苦。中国政府也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

索马里目前的人道局势仍然十分严峻，亟需国际社会的援助。一些地区由于安全原因而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如果不打破目前的这种僵局，索马里人民饱受痛苦将因战乱而持续下去。我们赞赏联合国有关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捐助方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呼吁有关捐助方积极响应联合捐助倡议，以便缓解索马里人民的人道痛苦。中国政府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热烈欢迎索马里总理阿里·哈利夫·加莱德先生，我们很高兴再次在安全理事会提取他的发言。他上次一月份来纽约访问曾使我们有机会召开一次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会议。

从阿尔塔进程产生的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应得到支持。诚然，局势非常危险。但正如秘书长报告强调的那样，完成阿尔塔进程今天仍是

“争取索马里持久和平的最可行办法。”
(S/2001/963, 第 57 段)

所有各派必须重新参加阿尔塔进程。

比利时常驻代表将在本次会议早些时候代表欧洲联盟发言。法国完全赞同该发言，因此我将仅作简短评论。

目前的局势会使人们有所松懈。安全理事会是在1992年初开始处理索马里局势的。安理会在索马里危机上花了很大精力，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近20项决议。这些决议使人们有可能以大约20亿美元代价和37000人的多国部队部署两个维持和平行动。

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人道主义局势确实要求联合国加强参与。根据秘书长的报告，75万人需要联合国协助弥补因歉收造成的缺粮。

此外，在9月11日后的新形势下，必须为防止索马里成为另一个阿富汗而向该国提供援助。伊斯兰团结组织似乎自1995或1996年以来没有在索马里建立军事存在。这显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必须防止新的恐怖分子今后在索马里领土藏身。阿富汗和其它地方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将驱使恐怖组织成员在政府体制最薄弱的国家寻找新的落脚点。索马里绝不能成为其庇护所之一。这正是索马里新政府的愿望。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在帮助索马里同时还必须建设和平和预防冲突。联合国加强参与必不可少，在重要的警察培训领域尤为如此。应该鼓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这方面的各项活动。我忆及，法国赞成在安全情况允许时尽快向索马里派遣建设和平特派团。必须定期对安全情况进行评估。必须赶快派出总部代表团。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同各位同事们一起欢迎阿里·哈利夫·加莱德总理来此会议厅。我们认为他来此与会非常令人欣慰。这表明情况步入正轨。我们也感谢斯蒂芬先生的简报。

主席先生，我有一份发言稿，但我希望你允许我经常脱离该稿，以便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安理会将忆及，我们几个月前曾在此提出可能应该就索马里问题召开集思广益会。令我们确实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们两天前在非正式磋商室就索马里问题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讨论。那不是通常的交换书面发言，而是真正坦率的讨论。正如我在讨论结束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把部分讨论内容列入联合国政策。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也把焦点集中在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建立索马里持久和平方面发挥有益作用上，以此来加强该政策。

当然，一年多前建立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标志着谋求索马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的确，我们曾在非正式磋商中提出一点，即我们应该试想如果我们没有建立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索马里将是什么样子。显然，这是我们拥有的一个优势。因此，令我们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在上次一月份会晤总理时，曾发出强有力的支持信号，并确实对阿尔塔和平进程的成果表示欢迎。现在应该进行估计，看看还可以采取什么行动，鼓励新生的和平进程。目前已作出一些改善，我们确实要在本发言稿中引述秘书长的报告，该报告指出，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没有继承任何人员、建筑物、档案、治安部队或征税能力。”

尽管如此，报告接着说

“一些部委正在开始发挥职能，并已修复了若干建筑物供它们使用，司法系统正在逐步进入伊斯兰宗教法院，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正在吸收它们的民兵。目前正在逐步配备人员，负责首都警察系统的工作，警察也已在指挥结构下回到摩加迪沙所有14个地区警署。”（S/2001/963，第8段）

但是，报告接着强调，由于缺乏资源，过渡时期全国政府认为目前不可能在索马里其它地方建立类似的法律和秩序安排。虽然除了在摩加迪沙市内和周围地区建立有效运作的行政机构外，过渡时期全国政府还能够逐渐建立关键国家体制，但显然需要提供更多的援助。报告最后说：

“完成阿尔塔进程仍然是争取索马里持久和平的最可行办法。”（同上，第 57 段）

我希望。我们将在发表主席声明时再次核可阿尔塔进程。

秘书长报告还指出

“大家普遍认为索马里局势需要引起紧急关注，而且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应是旨在完成吉布提和平进程的政治进程的基础。”（同上，第 38 段）

斯蒂芬先生两天前告诉我们的最令人鼓舞的情况之一是，索马里人们确实厌倦战争，并越来越支持不再以部族落和派别亲和为基础的全国政治解决办法。正如我两天前告诉斯蒂芬先生的那样，我们应该努力加强索马里人民现在渴望摆脱部族制度、重建国家和国家体制的愿望。如果索马里人民确实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们安理会应该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和索马里人民发出强烈的鼓励信息。我已在前面指出，我们希望在等一会儿通过的主席声明中发出这种信息。在这方面，我谨感谢挪威科尔比大使，感谢他同意分发一份草案，供我们审议。

关于今天讨论的主题，我们谨简短地发表几点看法。

首先，我们强调，我们必须对索马里采取所谓“全面”办法。我们绝不能得过且过；我们也不能只注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忽略建设和平的其他关键方面，忽略建设稳定政府的工作。安理会各成员可能还记得，我们曾主张采取类似的全面办法，解决安全理事会面临的其他问题，包括阿富汗局势。

这使我想到了第二点、与此相关的看法，这就是，鉴于发生了“9.11”事件，我们确实应该重新检视索马里局势。现在，在全世界鼓励建立稳定政府显然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否则，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极端分子可以轻易地利用不稳定的小块地区，开展活动。如果我没有听错总理的话，他提到索马里存在真空地区，这些真空地区确实可能

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寻找的那种小块地区。我希望安理会记住这一点。

我们注意到，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人们都将阿富汗与索马里进行比较。《纽约时报》最近引述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官员罗伯特·奥尔的话，他将阿富汗目前的局势称作“索马里一加号”。同样，我们安理会应该谨慎，确保索马里不会成为国际社会的“阿富汗一减号”。遗憾的是，相似之处太多了。与阿富汗一样，在 1990 年代，索马里没有作为一个国家运作，正如中国大使所说，武器仍然充斥索马里。事实上，本星期早些时候，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举行非公开磋商，讨论阿富汗局势，他们提醒不要使阿富汗成为“1993 年的索马里”。根据同样道理，我们应该保证索马里不会成为“2001 年的阿富汗”。

第三，我们认为，恢复联合国建设和平存在是索马里复兴的关键。我们注意到，秘书长报告的结论是，现在的条件不适合在索马里部署一个建设和平办事处。毫无疑问，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一项根本原则。在非正式磋商中，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一方面，人人认为，我们应该强调联合国人员的安全和保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保证，不能让一两个军阀阻挡部署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我们必须找到适当的平衡点，确保联合国能够有效地支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注意到，莱维特大使在前面发言时要求定期评估安全局势，使我们能够决定何时可以建立建设和平办事处，因为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这种办事处确实可以在索马里发挥有益作用。

第四，我们重申下述信念：解决索马里局势的办法必须建立在尊重索马里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基础上。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词语被反复使用，人们有时忘记了，这些方面确实非常重要。确实，必须永远尊重索马里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不得对索马里内部局势进行任何军事干涉；不得利用索马里领土破坏该地区稳定。应该向制裁委员会报告任何违反第 733（1992）

号决议武器禁运措施的行为，以便采取适当后续行动。

最后指出，索马里显然是联合国最大失误之一——这是有公开记录的。正如我们在1月指出，直到今天，索马里仍然是联合国良心上的一个污点。今天，我们可能终于有机会在索马里历史上翻开新的一页，或许使它走上正确道路。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将帮助实现这一点。我们期待着听取其他代表团——安理会成员和非成员——的意见，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集体智慧将战胜过去的幽灵。

克罗赫马尔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也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我还谨感谢秘书长代表大卫·斯蒂芬先生，他作的通报很全面。我国代表团欢迎阿里·哈利法·加拉迪赫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感谢他作了重要发言。

最近对索马里局势的审查——包括秘书长报告——使我们得出下述结论：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国际媒体报道，星期二，在摩加迪沙南部又发生了一起悲惨事件。在忠于摩加迪沙宗派领袖乌斯曼·哈桑·阿里·阿托的民兵控制的一个检查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雇佣的一辆卡车遭到攻击。据报道，卡车一名保安员被杀害，两人受伤。我们希望秘书处就这些报道提供所有资料。

索马里局势持续不稳定，对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以及对平民福祉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对此感到严重关注。有些军阀与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可能存在联系，这也令人感到非常严重关注。我们深信，政治对话是持久解决索马里冲突的唯一途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继续开展阿塔进程仍然是索马里寻求和平与和解的最宝贵办法。我们敦促索马里人民继续走这条艰苦的道路，拥抱这个和平机会。

我谨强调指出，必须让尽可能广泛的索马里社会各阶层代表参与重建该国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和其他索马里领导人承诺，将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进行对话，以促进索马里人民的利

益。必须保持已经产生的势头，各当事方必须展现其决心和必要的灵活性，以继续开展民族和解进程。

我们坚信，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办法掌握在索马里人手中。各军阀和宗派领袖必须停止阻挠和破坏和平努力。绝不能让军阀的喜怒哀乐左右和解的成败。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国际行为者应该采取的步骤，防止军阀和宗派领袖产生颠覆性影响。

国际上对索马里的支持也非常关键。在现阶段，国际社会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是支持索马里和平进程、建立法治和建立公正、全国性、政治和司法体制。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索马里人之间谈判有关框架的提议，尤其是支持建立国家和解和财产清算委员会。

我们也支持恢复在纽约定期召开有关索马里的大使级会议和在亚的斯亚贝巴的索马里问题常设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认为，有关建立一个索马里之友委员会的建议有助于这一努力。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政府间发展局之间的合作对于确保有效参与国际社会解决索马里冲突的努力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仔细研究秘书长最近报告所载的有关在索马里部署一个和平建设办事处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秘书长的安全评估，并谨强调，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与安宁是联合国在该地区进行有效活动的主要先决条件。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和最近关于索马里的磋商将表明，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没有被遗忘的项目，并且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帮助在索马里问题上实现真正的突破。

格拉诺夫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也要感谢索马里总理的重要发言。我们也仔细和感兴趣地听取了秘书长代表戴维·斯蒂芬先生启发性的通报。

俄罗斯联邦一向支持在尊重索马里国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迅速实现索马里的全国和解。该国解决方

法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把社会的所有重要力量纳入这一进程，包括抵制阿尔塔和平会议的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支持这方面正在作出的努力，包括索马里新领导的努力。

我们欢迎秘书长报告所说的索马里全国过渡政府和一些团体愿意不设先决条件参与对话，并且我们呼吁尚未这样做的方面向它们学习。这一对话的优先事项应当是就停止暴力和确保现场安全达成协议。

我们同意秘书长有关在索马里建立联合国和平建设特派团的迂回做法。我们支持派出一个机构间特派团到摩加迪沙去评估那里的安全局势。联合国成员本阶段的任务是为解决索马里的长期冲突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将密切注意不让索马里领土被用来破坏该国的和平进程和颠覆整个非洲之角的局势。所有国家必须严格遵守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我们欢迎秘书长打算在联合国内部促进索马里解决进程的主要外部角色之间的意见交换，并且我们准备积极参加。

至于建立索马里之友委员会的想法，在原则上这一想法是值得注意的。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早就需要确定统一的方法，支持索马里和平进程。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该机构帮助解决索马里不同和平倡议之间的竞争是有益的。因此，除了政府间发展局成员和伙伴论坛之外，其组成也应包括其他感兴趣的角色，包括安全理事会成员。

尽管我们关切索马里一些地区复杂的人道主义局势，但是我们欣见联合国各方案在安全条件允许时向那里人民提供的援助。我们呼吁索马里各方积极协助联合国人道主义人员为其人民所做的工作。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并出于同索马里人民的长期友谊，俄罗斯将继续根据索马里人本身的利益和该区域的安全利益，促进恢复其国家体制。

杰兰迪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由于索马里问题的严重性和我们有机会听取索马里总理阿里·加莱德先生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次讨论是极其重要的第一次，我向总理表示欢迎。

我也谨感谢秘书长代表戴维·斯蒂芬先生对秘书长报告的启发性和详细的介绍以及就索马里最近的发展向我们所作的通报。我愿再次表示，我国政府支持斯蒂芬先生目前为索马里的和平事业和全国和解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也谨借此机会再次强调，需要经常和定期把索马里的事态发展告诉安全理事会。

我们在索马里正面临一个最复杂和惊人的局势。我国代表团不断提请安理会紧急注意这一情况。根据《宪章》，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不能再继续在持续太久的悲剧面前袖手旁观，这场悲剧的结果是索马里国家的事实上的解体并使这个听天由命的国家几乎完全处于边缘地位，充满了理不清头绪的争斗，被剥夺了它象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理应享有的尊严。

今天，世界终于了解到一但是不幸是在付出最沉重的代价之后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种威胁。如果我们继续对索马里局势具有的实际危险视而不见，这种了解就不起作用。

秘书长冷静地阐述了局势，并得出结论，由于安全考虑，他目前无法建议向索马里派出和平建设特派团。

我们赞赏秘书长推断的理由。我们也了解同其他局势相比索马里局势的独特性，联合国在这些其他局势中未事先要求获得充分的安全保障就进行了干预。

但是，维持索马里现状不是一种选择，秘书长的建议不足以提出解决索马里危机的方法。现在要确定各外部角色在索马里问题上的作用，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我谨在此指出，我们绝对没有建议应由这些角色决定索马里的未来，因为这是索马里人本身的责任。我的意思是，这些角色有责任帮助索马里人打破几乎存在十年的僵局。

阿尔塔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为在索马里实现和平与民族和解而采取行动的最佳条件。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作出了不辞辛苦的努力以便为此目的制订具体方案，并寻求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支持以实施那些方

案。索马里政府已开始在安全和恢复的最紧迫领域中实施这些项目，尽管它要求财政援助的呼吁没有从国际社会得到所期望的反应。它继续作出努力以使那些持不妥协态度的党派加入和平进程。我强调，和平进程已得到全体索马里人民的支持。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成功当然是有限的，但任何政府都会处于同样的境况中，如果它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以及它的努力遇到如此强烈的抵制的话。这种抵制使国际人员无法进入该国。

索马里的未来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我们需要紧急努力规划它的未来。应利用这次讨论来产生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作用的共同和具体的设想。

突尼斯认为，这种作用应以以下各项主要内容为基础：第一，应采取具体行动以保持索马里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所有这些都应是不可谈判的。第二，我们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防止和结束干涉索马里内政的任何企图，无论这些企图采取何种形式。第三，我们必须防止和劝阻与阿塔尔进程并行的建议和进程的大量出现，阿塔尔进程是在索马里实现持久和平和民族和解的唯一可行的进程。

第四，我们必须为过渡时期全中政府调动必要的援助，以使它能够确定和实施重建该国的计划。第五，我们必须继续讨论联合国在索马里的实地存在问题，并需要开始深入研究索马里政治事务处的任务，以期扩大这项任务，使它能够适当地支持在该国实现和平与民族和解的进程。

如果不把索马里的的问题置于当今世界的背景中——今天的世界不会也不能宽容被遗忘的紧张地区的存在——就不再能处理索马里问题。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不拖延地采取行动防止这样一种情况，以保证索马里国家的重建并恢复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挑战是很明确的，应付这种挑战的必要性也很明显。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并发挥其作用。这是我们的结论，这是我们今天发出的呼吁。

埃尔登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想感谢戴维·斯蒂芬对我们今天的讨论所作的非常有用的介绍，并感谢总理到安全理事会和纽约。先生，再次看到你确实非常令人愉快。

总理先生，我想象你做的那样，在发言开始时首先提到恐怖主义和我们所有人在 9 月 11 日发生的袭击后所面临的局势。我知道，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非常高兴从你直接听到你今天向我们宣布的、你为了开始实施第 1373（2001）号决议而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因为他身为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象莱维特大使所说的那样，恐怖主义分子将处于困境。非常有必要剥夺他们的使他们能够不受惩罚的采取行动的庇护所。

这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特别重要的是避免留下一些真空地带，使他们能够自由行动，因为没有地方当局阻止他们那样做。而这一点又使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在索马里确保我们实现和平与和解所采用的方式将能在广泛包容的基础上使该国各种人和各派力量都能在其中参与。

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就安全局势而言，在 7 月在卢萨卡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之前，从索马里的和解与恢复委员会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得到的积极信号似乎没有产生成果。象中国的王大使所说的那样——我要很大程度上同意他的发言所说的一切——战斗增加了。我们特别对“蓬特兰”中的政治不稳定感到关切。我们需要找到停止这种继续发生的暴力循环的办法，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停止这种暴力循环。

总理先生，在这方面，听到你承诺与那些仍然处在阿塔尔进程之外的人进行接触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戴维·斯蒂芬谈到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是向着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解决办法过渡的一个过程。把你所说的话和他的上述看法联系起来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背景。总理先生，我们很感兴趣地看到你所提到的独立委员会如何发挥职能，提供一个使索马

里的各派力量走到一起的核心，以实现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那种最后解决。

戴维·斯蒂芬在涉及外部倡议时，提到“分而治之”。我只能部分地同意他。我认为，外部倡议有时是有用的。我们鼓励埃塞俄比亚政府和肯尼亚政府象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所授权的那样，再次开始他们的调解努力。索马里的邻国和该区域的其他国家极有必要在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非常欢迎最近在内罗毕在来自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索马里兰”和“蓬特兰”的学术人士之间举行的旨在探讨如何在索马里实行联邦制的会议。我们坚定地认为，这种利用地方结构和鼓励广泛参与和解进程的做法是取得进展的现实做法。我认为，我们应该作为打破政治僵局的一种现实办法，认真研究在今后的索马里实行一种权利下放的联邦体制的建议。

这使我考虑到联合国的作用。如何具体实现姑且不论，但在我看来，联合国似乎必须能够为促进我们所有人都在这场辩论中提到的那种今后结构、今后解决作出积极贡献。在成立一个建设和平办事处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只能接受秘书长的以下意见：出于安全和其他的理由，成立这样一个办事处的时机尚未成熟。我仔细听了莱维特大使等人的发言，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安全评析团对这种可能性再审查一下。对此我们没有意见，但非常重要，倒不是在我们作为理事会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承诺最不重要，而是此一进程应该保持是客观而技术性的进程，能正确平衡各种危险。进入的压力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在这一敏感领域作出决定时应该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

关于成立朋友委员会的提议，我们也准备考虑。但是，我认为总理本人在其发言中暗示，朋友委员会应该具有明确的目标，能够准确显示如何推进和平进程，这很重要。

没有政治和解就不可能持续改善索马里人道主义状况。我们注意到，发展方案虽然尚未成熟，但是

却在索马里积极开展了。联合国发展方案对善政方案的支助以及对扶贫经济增长战略的促进是长期和平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此予以支持，并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我们也赞同秘书长的意见，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协助建立可持续和平。

联合王国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强大框架应该继续包括强有力的发展观点，并承认发展活动对索马里持久和平具有根本性贡献。

过一会儿比利时代表将代表欧洲联盟在辩论中发言，对他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当然完全赞成，请不要把我刚才讲的话当作有违他发言的观点。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也希望欢迎索马里总理阿里·哈利夫·加莱德先生回到我们中间参加关于索马里局势的讨论——以公开的格式讨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我们还希望感谢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处长斯蒂芬先生提交的秘书长的报告。除了本星期的协商之外，安全理事会最后一次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是在八月份，当时我们得到广泛的人道主义状况方面的信息，那时还做了一项详尽的研究，使我们得以欣赏到联合国机构坚决参与的巨大潜力。

现在，我们希望提出一些一般性意见，也许会有助于探讨安全理事会在索马里国家和解进程中的明确和恰当作用。

我们确信，索马里在政治和人道主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出一系列的挑战，联合国系统无法完全避免参与，虽然我们意识到索马里最近的历史和几个地区内出现的安全局势并非有利于开展会对地面产生巨大影响的多边活动，但是，我们完全确信这一点。

但是，我们希望证实，我们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中行动，它共同激发我们理事会成员作出决定，有助于加强其它区域和国家行动者所作出的努力，牢记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索马里能够重建、具有凝聚力与和解。

这就是为什么哥伦比亚认为秘书处和安全理事会应该对过渡政府提供持续的政治支助，这是在国家一级唯一显而易见和可行的努力。如果我们不向该国政府提供必要的支助，我们将发现我们又回到从前的情况，但是却失去了该国内合法的对话者。

在区域一级，我们感谢各种区域性主动倡议，我们认为这应该成为纽约所作出努力的关注中心。我们并不把理事会看作是区域性活动的替代品，正相反，我们认为，理事会应该补充并在政治上加强非洲人在回应非洲问题时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欢迎政府间发展当局所作出的努力以及非洲统一组织所作出的政治协调，包括可能召开一次国家和解会议。

我们不知道这些区域性主动倡议是否会产生期望的结果，但是我们坚信，这是保证阿塔进程能够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最好方法，为此，我们呼吁从涉及寻求共同结果的所有内部和外部行动者在内的区域着重点来检视索马里局势：在整个领土实现和平、稳定与正常化。

我希望在结束发言之前就人道主义状况、联合国的驻扎和已经建议创立朋友委员会讲三个具体意见。

第一，就人道主义活动与发展来说，安全理事会应该显示出对联合国机构和其它人道主义组织已经在开展的工作作出的承诺。甚至在理事会的行动对这些组织和机构的工作明显并不很重要的时候，理事会根本不采取行动和孤立态度对开展这些人道主义和发展活动都会没有效率。

第二，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意见，他认为开设建立和平办事处的必要安全条件并不存在，鉴于这个办事处对索马里统一与和解的重要性，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71 段中建议彻底审查索马里的安全状况，我们希望鼓励毫不迟延地开始进行。

最后，我们注意到创建朋友委员会的建议，当然，哥伦比亚并不反对这种建议，特别由于索马里缺乏其它政治方法。但是，我们想指出，我们在下列情况下

才建议这样做，即如果朋友委员会可以加强解决索马里局势的区域能力；加强对过渡政府的政治和财政支助；有助于确定安全理事会在解决这种局势以及防止理事会和地面局势间更严重的中断。

罗森布拉特先生（美利坚和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我们的索马里朋友阿里·哈立夫·加莱德总理和过渡政府的其他成员回到安全理事会，并对他们表达我们渴望与所有亲善的索马里人就重建他们的国家艰难但有必要的任务进行合作。我们感谢他们介绍本国事态发展的新情况，并特别注意加莱德总理有关落实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发言。

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关于索马里问题的新报告，并同他一样关切索马里人民的痛苦。我们还要指出，我们感谢斯蒂芬先生介绍该报告。

我们已在今天上午这次会议上和我们的非正式协商中听到有人提到关于建立一个索马里之友小组的建议。我们欢迎进一步讨论建立这样一个小组的可行性与作用，并期望积极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还注意到秘书长的结论，即索马里目前的安全局势排除了在现在设立一个建设和平办事处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词是“在现在”。我们完全相信，秘书处在衡量建立这样一个办事处的可行性的时候，能平衡它对索马里人民福利的深刻关切和它对联合国人员的安全的同样深刻的关切。希望看到联合国扩大其驻扎存在的人们应该看到的是，他们的说服工作应该针对在索马里而不是纽约。

就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同秘书处和我们的伙伴合作，确定能在可接受的风险内用来造福于索马里人民的方案。我们不能把标准订的太高，以致在索马里境内什么都作不成；相反，我们必须在目前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改善局势。我们认为，索马里人民掌握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进一步扩大联合国在索马里的存在无论如何重要，都不能代替索马里人民克服动乱，重新掌握

自己的国家的意愿。争取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必须在索马里境内展开，它必须是索马里的努力，有索马里人进行。

我们认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团体已取得这种合法性。决定谁是索马里人民的合法代表的不是美国政府、安全理事会或任何其他外来势力。美国将支持承诺致力于和平的政策和解与法制的索马里领导人、组织和个人。

有一必要数量的索马里人决心共同努力争取和平与民主，重建他们满目创伤的国家，这才是有任何意义的唯一合法力量。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上和合作为各别成员国的责任是找出我们如何能支持形成这一必要数量的索马里人。

最初促使我们在索马里采取行动的悲惨条件仍然存在。当初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进入索马里，它的目的不是去征服或者占领。他们是去拯救生命——非洲人的生命、穆斯林的生命，人的生命，这项任务仍然是我们一切努力的中心。破坏维持和平特派团工作的不是索马里人民，这样做也不是为了索马里人民。

我要向安理会保证，我国政府仍然深刻承诺和关切我们的朋友索马里人民的困境。我们期待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科比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挪威欢迎有此机会同关心的会员国就索马里局势和争取该国持久和平的努力交流情况和意见。我们高兴地再次欢迎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总理加莱德参加安理会会议。

挪威赞扬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和秘书长代表大卫·斯蒂芬先生对索马里和平坚持不懈的支持。我们强调联合国在政治、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持续和全面帮助索马里的重要性。

挪威以长远观点看待在索马里境内进一步建设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完成阿尔塔和平进程仍然是一项关键的重要任务，是实现索马里持久和平的唯一可选择的办法。我们鼓励索马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各政

党和领导人、过渡时期领导人和索马里各派本着相互妥协与宽容的精神，通过对话和所有各方的参加，继续千方百计完成阿尔塔进程。我们呼吁所有各方避免采取破坏阿尔塔和平进程结果的行动。在继续寻找全国解决办法的同时，坚定不移地重视在索马里实现地方政治解决也是重要的。

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参与，能帮助便利这一进程。这方面，我们欢迎非洲统一组织打算派一个特派团去索马里的意向。我们也珍惜联合国、红十字与红新月会组织和其他的人道主义和开发机构在该国所有各地区协助索马里人民的努力。

为了满足人道主义的需要，确保和加强在一些地区已经实现的脆弱稳定和在其他地区建立稳定的基础，继续无阻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现在比以往更加重要。我们强烈鼓励联合国会员国向关于索马里的机构间联合呼吁慷慨解囊。

我们也支持联合国发起的审查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职能的进程，以便利国际社会用协调的方针处理索马里问题。

建设和平进程中的一项中心任务是解除武装，包括索马里社会上的小武器。我们承认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国际社会需要讨论怎样才能最有效的支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在索马里境内做好广泛的解除武装、复员和善后工作的努力。

挪威强烈谴责上周末对摩加迪沙的一个警察所的攻击，造成若干警察和平民死亡。但我们注意到，索马里的治安局势近来似乎已经有所改善，并强调索马里境内的建设和平努力不应该受制于一小撮索马里人企图阻止该国恢复正常和治理结构的蓄意行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鼓励联合国对索马里作一次全面的安全评估，我们理解，这将是 1995 年以来第一次这样的评估。

我们必须争取在该国建立适当的支助结构等等，以避免该国成为恐怖分子的一个避风港。9 月 1 日事件已改变了世界，我们不能假装不是这样。

我们呼吁非洲之角关心的国家为索马里和平努力作出建设性贡献。要最有效的处理索马里局势和实现长期区域稳定的目标，邻国就必须巩固索马里全国和解进程和在索马里境内重建国家机构的进程。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和其他的作用者严格遵守第 733(1992)号决议规定的武器禁运。

我们承认埃塞俄比亚确实有权巡逻它与索马里的边界，但也鼓励埃塞俄比亚利用它对索马里和解与重建理事会及其成员的影响，促进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和解。

我们承认吉布提对阿尔塔进程的重大贡献，欢迎它继续在推进索马里和平与和解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鼓励秘书长就建立一个索马里之友委员会的可能性与所有有关方面进行协商，以促进区域各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调，侧重于关注索马里在民族和解领域需求的方式和方法。这种委员会应该建立在该区域基础之上。它应该促进协调一致的方法，并且应该为提高探索和推进索马里民族和解的区域能力作出贡献。它应该强化对完成阿尔塔进程的支持，并且应在这方面与安全理事会密切相互作用。我们还强烈支持非统组织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昆朱尔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和你以及前几位发言人一样，热烈欢迎索马里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总理加莱德先生阁下及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我们真诚地希望今天的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全面交流关于索马里局势的看法，为了索马里人民的更大利益和福祉，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过渡时期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也希望向秘书长的代表戴维·斯蒂芬先生表示感谢，他今天上午做了极有益处的简报。

秘书长的报告（S/2001/963）来得正是时候，考虑到上次报告是在去年 12 月发表的，这份报告就及时了。在这段期间，我们在索马里目睹了一些事态发展，有一些是十分积极的，有一些则不那么积极。自

过渡时期国家政府建立以来，它就面临着索马里的政治和解、重建和发展的巨大而艰巨的挑战。众所周知，索马里近 10 年来就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机构；过渡时期国家政府继承了极其贫困的烂摊子，它必须从零开始。

今天，索马里和过渡时期国家政府面临的问题主要归于两类：在政治方面实现民族和解，同时尊重索马里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实现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

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我们从报告中注意到，过渡时期国家政府已经开始建立国家机构。各部已经开始行使职能，司法制度正在逐步建立，民兵正在被解散和重新融入社会。我们也发现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正在做必须要做的事，以便在首都建立一个警察体系。这些迹象都表明，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正在朝着重建进程的正确方向缓慢但稳步地前进。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可能并未符合国际社会的期望。但我们需要自问一下，国际社会是否仍在充分参与协助和支持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正像它们在阿尔塔进程结束之后所保证的那样。根据《过渡时期全国宪章》的规定，民主选举定于 2003 年举行。因此，过渡时期国家政府需要在选举之前解决基本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和解，并且处理国家的经济和发展问题。

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局势仍很严峻：今天有 750 000 人需要援助以克服因过去的歉收而造成的粮食短缺。此外，该报告指出，今年与过渡时期国家政府联系方案实际上没有收到国际捐助者的任何援助。报告还指出，在 2000 年，在国际捐助者提供的 1.155 亿美元中，有 42%用于“索马里兰”和“蓬特兰”的项目，有 31%用于南部，有 27%用于在全国范围实施的方案。这些事实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应有的承认。除非国际社会明确地真正参与帮助过渡时期国家政府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努力中奋勇向前，否则我们认为将很难看到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所期望的结果。

过渡时期国家政府已经发出多次呼吁，要求国际社会以建立和平特派团的形式更多地参与索马里事务。在这间大厅中已经讲过多次，要在冲突后建立和平以防止冲突再次发生，为在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必要条件。就索马里来说，这个问题极其关键。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向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以维持其目前在该国的行政重建政策。这将反过来加强其与民族和解进程中的其他派别进行对话的能力。

自 9 月 11 日事件以来，另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已变得具有特别的意义。秘书长的报告第 56 段提及基地设在索马里的 AI-ITIHAD AI-ISLAMIYA 被列入可疑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之内。过去的事件表明，不成功的国家更容易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发源地。我们甚至看到有报告提及某些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分子寻求其他安全庇护地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过渡时期国家政府为打击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早些时已由总理宣布。因此，在索马里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在世界正在显示决心，全力以赴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情况就尤其如此。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向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提供全面援助，并且它也值得给予援助的另一个原因。

在阿尔塔进程结束之后，联合国宣布它打算以可能部署建立和平特派团的形式，向索马里的建立和平进程提供援助。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迄今尚未落实。我国代表团认为，索马里的安全局势自过渡时期国家政府建立以来，已经在多方面有了改善。例如，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在摩加迪沙设立了常任使团，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考虑在那里设立一个办事处。我国代表团认为，10 月 14 日——即在我们在这里进行审议的前夕——的事件，并非一种巧合，它旨在影响过渡时期国家政府的威望。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其他代表团在本讲台上发出的呼吁，要求秘书长安排由联合国总部的机构间小组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评估，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部署盼望已久的建立和

平特派团。我们也认为，这一特派团应该与过渡时期国家政府密切合作。

在政治方面，我们认为阿尔塔进程的结束仍然是索马里持久和平的最切实可行的选择。我们再次呼吁索马里的所有政治派别，与过渡时期国家政府进行和平和建设性的对话。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是去年在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该地区若干其他国家的批准下建立的。我们强烈谴责任何其他力量或所谓的联盟试图取代过渡时期国家政府。我们认为，索马里人民现在更愿意远离基于部族的团体；我们鼓励过渡时期国家政府赢得更多索马里人和派别领导人的信任。不过，过渡时期国家政府应该做出充分的保证，决心实现为该国带来和平、和解和经济繁荣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过渡时期国家政府绝不能在其内部出现分裂。

在这一进程中，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特别是索马里邻国的合作，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呼吁它们牢记，在它们制定针对其邻国的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索马里人民的利益及区域和平和稳定对它们自己国家的重要性。

我们支持考虑设立一个之友委员会的建议。但是我们必须确保这不会导致各种倡议更加泛滥，那样会进一步阻碍寻求全面的解决办法。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向戴维·斯蒂芬先生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武器的流动问题。他是否认为取消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会对武器流入索马里产生任何影响？关于安全局势，鉴于他已经在实地呆了一些时候，我想听听他自己的评价，他是否认为情况的确有了改善。

达兰特小姐（牙买加）（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今天举行会议，审查索马里局势，以推动建设和平进程，巩固和平。因此，我们高兴地欢迎索马里总理和秘书长特别代表，感谢他们对我们的辩论所作的重要贡献。我们还要表示赞赏秘书长提出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各种政治发展并对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作了

评价，审查了在索马里建立联合国冲突后建设和平特派团的可能性。

在我们今年 1 月份举行会议时，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刚刚就职。我们现在高兴地向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总理致意，并表示我们的支持。我们认识到，尽管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但是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我们同意总理的看法：没有和平与安全就不可能有发展。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帮助索马里人民？

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我们强烈支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以及它为全国和解而作出的努力。我们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意见一致。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在报告第 33 段中指出：

“非统组织部长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还重申了该组织对索马里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承诺，呼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加强努力，发扬光大阿尔塔进程的成果；支持旨在设立和解与解决财产问题全国委员会的努力；并重申只有所有各方本着相互和解和宽容的精神开展对话和进行参与，才能找到持久解决索马里冲突的办法。部长会议还表扬了索马里那些同意无条件参加这一进程的政治力量，强烈谴责了顽固阻碍索马里和平努力的军阀。最后，非统组织请秘书长与有关区域组织密切合作，继续支持民族过渡政府维持索马里和解和重建的努力。”

在此背景下，我国代表团准备支持秘书长提出的设立之友委员会的建议。我们注意到，已开展了由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沙特阿拉伯、苏丹、也门、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参加的协商，各方普遍达成的协议是，索马局势需要立即得到关注，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可成为完成吉布提和平进程的基础。

报告指出，另一个普遍同意的看法是，需要设立一个机制来促进在关心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国家与组

织之间采取一致的办法并进行信息交流。然而，我们同意总理的意见：必须在与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密切协商的框架内这样做。

阿尔塔进程一个优点是民间社会的参与。我们认为，这还必须继续成为和解努力的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可给予当地政治解决以更多的重视，必须加强联合国的各项方案，以增强社区和地方各级的能力。

报告相当重视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和发展趋势。它指出，由于十多年的冲突以及最近发生的旱涝灾害，维持索马里人民生命和生活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一直受到破坏。结果，有大约 75 万人需要得到国际援助，以弥补粮食的不足。报告还指出，很高的营养不良比率和高达 224% 的儿童死亡率持续存在。我们注意到，联合国各机构正在制订一项多部门战略来保护和恢复那里的生计，预防和应付紧急情况，支持实现朝着和平与和解的过渡。

但是报告强调必须提供足够的财政和物质资源。我们希望，机构间联合呼吁将会得到进一步响应，以便秘书长提出的全面办法能得到支持。然而我们必须表示我们的这一关切：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与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有联系的方案几乎没有得到国际捐助者，包括联合国机构本身的援助。我们希望这一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

安全问题继续令人关切。我们听到总理讲述了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在一种 10 多年来没有诸如公务员队伍等政府基础结构的情况下采取的步骤。已在警察和司法部门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这由于缺乏资金而受阻。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建议：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支持建立法制以及在该国建立公正的国家政治和司法机构。我们还同意一些人这样的意见：如果不遵守武器禁运，将无法制止最近一直持续的战火。

秘书长重申，索马里面临的政治、人道主义和发展方面的挑战十分严重，因此建设和平进程可能需要

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牙买加强烈支持在索马里设立建设和平特派团。但是我们还注意到秘书长这样的结论：安全局势使他无法建议现在部署这一特派团。我们赞成秘书长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安全和保障表示的关切。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评价，并将结果提交安全理事会。

最后，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索马里各方应当充分地致力于实现最后目标：为其国家恢复和平、稳定、以及全面正常化。今天，总理代表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所作的表示使我们感到振奋。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这些努力。这是索马里人民应当得到的。

乌瓦纳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感谢你组织这次公开会议，审议索马里局势，让我们有机会就一个导致批评安全理事会没有给予适当注意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我高兴地欢迎索马里总理阿里·哈利法·加莱德出席会议，并感谢他的重要发言。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的出色报告，并感谢秘书长索马里问题代表戴维·斯蒂芬先生的补充简报。

自我们上次关于索马里局势的会议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鉴于索马里人民亟需和平，进展还是不够的。秘书长的报告描述了需要索马里人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复杂现实情况。

令人关切的另一个因素是该国各地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强调，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受到十多年战争和一系列全国性灾难的破坏。加剧这种局势的还有粮食不安全的影响，从现在起到年底，情况可能恶化。因此，必须继续监测局势。

安全局势也令人不安，特别是在“蓬特兰”，严重的人权危机，特别是在索马里中部和南部，也一样令人不安。

尽管如此，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前景仍然是鼓舞人心的。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及阿尔塔和平会议的成果、

过渡时期国民议会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成立、以及全国和解与财产处理委员会的设立。

同样，我们欢迎重要的区域和平主动行动，特别是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现任主席、苏丹总统奥迈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所领导的主动行动。我们也欢迎非洲统一组织的介入，其部长理事会在最近的会议上表示该组织支持阿尔塔进程，并重申致力于索马里的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

同样，秘书长关于设立一个索马里之友委员会的倡议也是受欢迎的，我们对此表示充分支持。该委员会将有助于解决索马里在其重建和发展进程中必须克服的重大问题。或许斯蒂芬先生可以为我们介绍它将如何运作的进一步情况。此外，在一个适当的阶段，设立一个建设和平特派团将推动索马里的稳定和发展进程。在这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向索马里派遣一个机构间特派团也似乎是必要的。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把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的任务期限延长两年的提议，并赞扬秘书长的代表及其所有工作人员为索马里的重建所做的重要工作。

阿明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索马里总理今天出席我们的会议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欢迎他的发言，并承认其政府对和平进程的务实做法和承诺。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的代表戴维·斯蒂芬介绍秘书长的报告，及其就索马里局势所发表的非常宝贵的看法。

我谨就两项基本原则或政策补充我国代表团的意见：首先，我重申我们支持索马里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其次，正如其它成员已经强调的那样，我谨申明，阿尔塔和平进程依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索马里各派和各方都应当支持和平进程。

在我们审议索马里局势的过程中提到了阿富汗。安全理事会应当认真考虑在确保有效介入索马里方面推迟或拖延的风险。关于建设和平的需要已经说了很多。我们也要把这些需要与索马里局势所要求的预

防性措施联系起来。我们要提醒自己在第 1366(2001) 号决议之下所作的承诺。显然，我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不要重演在阿富汗的经历。

我要进一步指出，联合国大规模介入索马里将符合秘书长最近的建议，即赞成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的第三阶段部署，从金杜开始，作为一个前沿基地，这也将涉及很大的风险和高昂的代价。

我们注意到上两个安全评估特派团的结论。它们谈到改进微不足道，但已经有了改进。我们也注意到秘书长建议此时不要在索马里设立一个联合国建设和平办事处。美国强调时机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要提出的唯一一点是，此时我们不应对未来进行太长远的规划。

拟议的索马里之友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设立该委员会及确定其政策和目标时，应当考虑到索马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意见。拥有某种机制或安排来维持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设立该委员会，安理会应当了解其活动。

如同在任何其它冲突局势中，区域国家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同样认为，它们可以发挥更加有益的作用。

我们也要削弱小武器流入该国所造成的持续威胁。应当寻求制止向军阀提供武器的方式和方法。

正如秘书长代表告诉我们的那样，索马里经历了根本的变化。军阀们面对人民而退却。联合国现在应加紧支持和平进程。

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48 段中指出——牙买加也作出标记——深为令人不安的是与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有关的方案实际上没有从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捐助国得到任何援助。主席先生，我在这方面谨通过你询问秘书长代表进一步的信息。我们还想知道对呼吁提供 1 亿 3 千万美元援助的微少反应的原因——只提供了该数额的大约 20%。这是因为捐助国的安

全、财政、行政还是其他考虑？联合国在此阶段参与索马里经济复兴是关键的，我们应探索予以支持的方法和手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爱尔兰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戴维·斯蒂芬先生介绍秘书长的报告。爱尔兰长期以来认为索马里是国际社会无意间遗失的成员。因此爱尔兰作为 10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考虑把索马里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列入议程。我们满意地看到对今天讨论的广泛兴趣。我认为这反映出各会员国日益确信国际社会需要再次介入并被看到介入帮助索马里的的工作。

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在索马里的任何作用的基础，是我们只能帮助索马里帮助自己。显然迄今没有很多我们能够介入和支持的当地政治倡议。我们承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正在索马里行动的其他联合国机构正在作的工作。它们的人道主义和发展努力，一直是联合国近年来介入索马里的焦点。我们高度赞扬它们促成建立更有利于和平与和解的环境的复兴和发展活动。然而，我们认为现在应由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更多地介入。安理会不应陷入有限报负综合症，即使我们的全部决心每天都在各地显现。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阿尔塔进程的完成成为索马里持久和平提供了最可行的道路。我们认为，索马里人民已开始致力于其分歧的和平和解。我们可期待看到一些破坏者继续其暴力来破坏和平努力。但我们必须在索马里人民争取回头重新加入国际大家庭之际，对他们表示声援。

秘书长建议，作为《过渡时期全国宪章》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国家和解与财产结算委员会，可成为促进民族和解的一个备选。爱尔兰完全支持建立这样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作为凝聚索马里以完成阿尔塔进程的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呼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与索马里和解及恢复委员会本着让步和互相尊重的精神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实现民族和解。我们呼吁对索马里

各方有影响的各国鼓励它们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并与之充分合作。

我早些时候指出，我们只能支持索马里人自己的努力。虽然政治进程的速度缓慢，但我们必须承认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就。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评估，即索马里的任何政府都会遇到类似于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所遇到的问题。显然，索马里有很多朋友。包括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在内的外部角色的密切协调努力，会有利于该进程。我们认为，所提议的朋友委员会将大大加强促进民族和解的区域能力。在这方面，我们赞扬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努力。

我们长期以来就承认区域角色能够和已经在支持索马里和平中发挥的作用。然而，我国代表团非常关注邻国在索马里发挥的破坏稳定的潜在作用。安理会今年1月11日通过了主席声明S/PRST/2001/1，我们在其中坚持各国应避免对索马里的任何军事干预，索马里领土不应被用来破坏次区域的稳定。我们严重关切的是，并非所有国家看起来注意到该禁令。我们再次呼吁各国避免干涉索马里内政。此外，我们呼吁各国利用其对索马里各团体的影响力而强力鼓励他们注意需要完成阿尔塔进程。

我们非常关注索马里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充分支持联合国各机构采取的多部门战略，集中于和解、预防、准备及支持和平与和解同纯紧急人道主义需求。我们鼓励捐助国对综合机构间呼吁作出慷慨回应。秘书长报告表明，国际社会必须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需求作出更紧急的反应。联合国各发展机构，特别是开发计划署，可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决定将继续监测索马里的安全局势，以期成立一个建设和平特派团。我们理应帮助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10年的索马里人民，向他们保证我们的承诺是认真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现在时机已成熟，联合国应进行纽约总部指示的深入安全评估。在这方面，我要问秘书长代表是否联合国能作

些什么，来帮助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为索马里和平建设特派团提供必要的安全。

长久以来，我们让索马里人民在安全理事会注意范围之内或实际上之外单独挣扎。消极的影响过于严重。它肯定压在国际社会的集体良知之上。爱尔兰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对索马里采取全面做法。

我现在恢复我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下一位发言者是吉布提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尔埃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主席。鉴于你的开诚和明确见地及你对本机构面前很多冲突局势的原因和后果的敏感，以及你丰富的外交经验，我们确实无需忧虑。还请允许我表达对你的前任，法国的让-达维德·莱维特大使的深切感谢，他指导安理会上个月的审议取得了圆满结果。

我极为自豪和荣幸地欢迎阿里·哈利夫·加莱德总理和他的代表团今天上午来到这里。我赞赏他面对逆境表现的耐心和勇气，并赞赏他作出了坚持不懈的紧张努力。他为寻求民族重建，凝聚和和解，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还必须提到，阿尔塔和平会议和随后过渡期国民政府的建立，吸引了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索马里专业人员，他们有资格，有才能，有丰富经验。这些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庭、事业、薪俸优厚的工作以及安全和舒适的生活方式，迎接挑战，帮助新生政府完成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

如同在索马里的国际工作人员一样，他们同样对安全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他们在每天艰苦努力，恢复希望，生计和正常状态之时，深切关注安全问题。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金钱、舒适或权力、显然，安全问题在这些爱国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哪些是合理的风险。他们懂得哪些风险被夸大了或没有道理。我们需要充

分考虑这些真正的国际工作人员的牺牲和决心，以在索马里确定更广泛的安全概念。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焦虑，我们终于看到了秘书长关于索马里问题的报告。我们要对秘书长表示感谢，他一直对恢复索马里的和平与稳定显示深切关注。我们还要提到秘书处的努力，尤其是戴维·斯蒂芬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包括在索马里的许多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自从我们上一次看到关于索马里问题的报告后，将近一年过去了，这一长长的间隔本身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国际社会在支持索马里的新体制方面的立场。

过去十年来，整个世界都对索马里的状况耳熟能详。尤其是，它陷入混乱，社会动荡，几乎四分五裂。没人会否认，是许多因素造成了这种局面。然而，同样没人会否认，主要责任应归咎于那些自私自利、贪婪和罪恶的个人。他们在国内推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不断破坏和平与安全，将索马里从毁灭推向受世人蔑视的地步。国家分裂，人民受难，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干预。正如秘书长在 1999 年 8 月关于索马里问题的报告中所述，

该国已经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黑洞”。一次又一次，国际社会促使所谓的索马里领导人，那群军阀聚到一起，以求实现和解、裁军和政府的重建。我们还记得，到 1997 年底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召开的会议越多，签署的协议越多，他们此后的分歧也就越多。许多国家和组织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索马里的行政治理。虽然重点始终放在将这些争斗不休的军阀聚在一起，以帮助他们达成协议，打破僵局。然而，众所周知，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在索马里，正如在其他地方的类似冲突局势中一样，过去十年来，伤亡者中有 90% 以上是平民。整整一代索马里人是在战争文化中成长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总统于 1999 年 9 月在大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概括说来，他清楚表明，对军阀的姑息过去不曾、今后也不会发生作用。他告诫索马里人民团结起来，考虑这些建议，以结束军阀

们无休无止的纷争、推诿和无能。在推动这一国际对话方面，吉布提的态度非常明确，这一进程应是全面的，涉及索马里问题的各个方面。它应是透明的、包容性的、独立于任何不适当的任何影响。

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并且自从新政府组成以来，始终在直接或间接积极争取各派和行政区领导的人参与。参与的标准从不曾事先规定。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并将继续敞开着。但显然，必须承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同意实现和平、和解和法律至上，他们必须致力于全面和可核查的裁军。但他们不仅袖手旁观，还试图阻挠和破坏这一会议，以维持现状。尽管他们缺席，但来自每一个区、地区、部族、部落和少数民族的真正的代表会聚在吉布提的阿尔塔。这是一个面向人民、由人民主导和推动的进程，涵盖了索马里社会的各个部分。

本安理会从一开始就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阿尔塔进程。安理会在 1999 年 11 月的第一份声明中，欢迎贾勒赫总统关于在索马里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倡议。它赞同总统呼吁军阀充分承认和接受关于索马里人民可以自由行使其民主权利、选择其自己的领导人的原则。

2000 年 6 月，安理会的声明促请有此能力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对阿尔塔进程给予政治支持。此外，安理会表明，它准备考虑采取适当步骤，反对继续阻挠和破坏和平进程的军阀和派系领导人。安理会在 2001 年 7 月 11 日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呼吁索马里的所有武装集团放下武器，参加同过渡期国民政府的和平对话。正如秘书长报告所言，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在卢萨卡强烈谴责军阀顽固坚持阻挠索马里的和平努力。

这都促使我表明我们对秘书长的报告的看法。在报告的一些段落中，提到了所谓的索马里和解与恢复委员会，谈到它的组成、目标和与秘书长的联络。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实体。这不过是为了重建、复兴和维持索马里本来正在消失的军阀割据。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加速和促成过渡期国民政府本身的死亡。

我们不应忘记，尽管还脆弱，缺乏资源，国际社会给予象样的有意义支助很少，尽管是今天存在的唯一受到承认的索马里国家架构，但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代表了索马里人民的意愿。换言之，所谓的救济和重建委员会多次受到谴责，并受到警告，要它不要阻止和破坏实现和平的努力。可以说，我们不仅对给予这批声名狼藉的罪犯同样的地位深感关切，而且还对受到欢迎的索马里民间社会的意愿受到排斥和全然的无视深感关切。长期以来，索马里人民的人权一直遭受这些人的极大的践踏。

关于成立朋友委员会的建议，如果总的打算是支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巩固和平，是为了稳定和重建，而且将——也应该——把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看作是未来活动的基石，我们原则上不反对。正如安理会一直以来、并且继续在几内亚比绍、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所做的那样，过渡时期全国政府首先需要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并被赋予必要的合法性。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在这一重要的前提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有意的破坏或背离。通常，一个国家的朋友团体形成想法相同国家的自愿组合，而不是不同看法和不同利益的组合。无疑，这种团体可以促进有关方面之间就索马里交换情况，我们欢迎。但不应损害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最重要的角色。

我们大力鼓励安理会在索马里问题上就如何帮助人民、包括合理和灵活地对待安全问题上形成共同的想法。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建立冲突后建设和平特派团的一块绊脚石。安理会这样做也有利于在纽约总部的直接领导下作出全面的安全评估。

今天，对不同的人来说，索马里有不同的含义。对许多人来说，8年的伤痛和不幸至今记忆犹新，仿佛一切就发生在两、三个月前。当时索马里一再受到打击，又一再得到许诺，反反覆覆。无论如何，索马里人民决心要求受到关注，即使是得到的这种关注仍然是无动于衷、怠慢或者是偏见。索马里不会销声匿迹。同许多其他从长期冲突中走出来的国家一样，索马里仍然是一种挑战，无视这种挑战只能使我们自己

遭殃。除了道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注外，索马里继续受到冷落，这就使索马里成为无法估量的安全上的威胁，成为滋生恐怖主义和贩毒的温床和军火贸易的中心。因此，在我们建立全球联合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认真考虑让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重新树立起信心和得以重建，成为容忍、稳定和和平的地方，而不是坐视社会重新沦为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场所。

从战争向巩固的和平过渡并不是没有问题。这种过渡常常带来不安全、捉摸不定的未来和反复的暴力循环。索马里正是如此。这种情况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能以不同的眼光再来看待索马里。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这样做，希望尽快这样做，避免暴力的死灰复燃。

要使所有区域和国际的真心努力在索马里取得成功，各行动者有必要就眼前的真正任务达成共同、客观和不偏不倚的看法。过渡时期全国政府需要继续同各有关方接触，以期实现持久和平。

最后，吉布提总统、政府和人民已经以各种方式竭尽全力创造一种有利于索马里民族再生的环境。由于索马里人民的不懈努力和牺牲，我们现在有了有代表性的国家架构，安理会应该给予坚定的支持。

安理会成员，这一实体能否生存下去，能否成长和把索马里带进切实的和平、重建和稳定中去，决定权就掌握在你们手中。我们毫不怀疑你们也会尽到你们的职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吉布提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勒·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主持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你让非安理会成员国有机会就索马里局势和我们在帮助索马里这一友好的阿拉伯非洲国家在国

际社会怀抱中重新拥有自己的当然位置方面应该发挥的集体作用表达看法。我还感谢秘书长提出我们今天正在审议的报告。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索马里问题代表戴维·斯蒂芬先生为支持索马里的民族和解进程所作的杰出努力，感谢他今天上午向安理会作了重要的情况介绍。

自参与联合国索马里第二期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离开索马里以来，将近 6 年半过去了。不幸的是，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在解决该国的局势、承担实现索马里持久和平的责任、维护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结束索马里 10 多年的危机方面无所事事、极其犹豫。

我们理解造成索马里问题的具体情况，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安理会不愿拿出《宪章》规定的支持索马里的政治意愿。但我们也认识到，自和平进程开展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阿里·哈桑总统所领导的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成立以来，索马里出现了无数的积极发展，现在是我们从这些发展中受到鼓舞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进一步发展阿尔塔会议和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所激发的势头。

在谈到秘书长报告提出的建议时，我希望作几点我们认为应该强调的评论。

首先，在谈论国际社会在索马里应该采取的具体步骤前，我们应该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以往安理会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保证。

在去年 9 月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宣言中，安理会重申它决心对世界上每一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都同样重视，同时鉴于非洲的特殊需要以及在其领土上肆虐的冲突的特点，特别注意在非洲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今年 2 月通过的关于建设和平的安理会主席说明中，安理会还重申，要努力在任何国家或区域确保持久解决冲突及维持和平势头，就需要加强团结、具有持久的政治意愿以及国际社会提供及时和充分的资源。

第二，我们支持安理会承诺在这方面采取的一切行动，并实际上欢迎安理会在有关领域作出的努力，

但我们认为安理会完全没有履行它在索马里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安理会对索马里没有象对非洲内外的其他冲突那样重视。安理会没有特别注意索马里冲突独有的特点。国际社会没有加强对索马里的声援或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以维持在索马里实现和平及解决那里冲突方面的势头。

第三，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使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承担起它根据《宪章》负有的责任，在解决索马里冲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只是依靠邻国和有关国家所起的作用，或只依靠有关区域组织热切希望作出的努力。安理会必须对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产生影响，迫使其余的仍站在阿尔塔进程之外的索马里各派，包括所谓的索马里和解与恢复理事会，加入目前正在展开的民族和解联合努力，与哈桑总统合作，努力重建和恢复被内战摧毁的政府机构。应帮助哈桑总统建立一支可靠的警察部队，并解散在首都摩加迪沙活动的民兵。埃及从这一立场出发，对秘书长的报告中说完成阿尔塔进程仍然是最主要的选择办法表示欢迎，并表示希望把这一观点作为必须从此刻就开始作出的努力的出发点，以协助和支持过渡时期全国政府。

第四，同时，安理会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第 733 (1992) 号决议对索马里实行禁运，而多年来这项决议却未受到尊重，安理会没有采用任何具体措施来确保执行该决议。只要任何反对和平的派别可获得武器和弹药，使他们能够破坏目前的和解努力，阻止人民实现他们渴望和平与安全的愿望，就不可能在索马里出现持久和平。我们看到，只要安全理事会具有必要的政治决心和愿意，它确实能够实施它在不同地区实行的制裁制度。在塞拉利昂就是这样，在那里安理会设立了一个专家组调查革命联合阵线执行制裁的情况，在安哥拉设立了对安盟实行制裁的监测机制，在阿富汗创建了一种机制来监测对塔利班采取的措施的实施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理由向后退缩，逃避它的责任，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确保实施对索马里实行的禁运，以及执行安理会本身通过的有关决议。

第五，埃及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及设立一个索马里冲突后建设和平特派团。我们能理解使秘书长不建议在现阶段部署这一特派团的原因和理由，同时也重申联合国必须象它在驻有联合国人员的其他区域和国家那样，准备好面对它在索马里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我们不能等到安全条件十全十美后再部署这个特派团，尤其是因为这种逻辑只会使我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使给索马里人民带来安全与和平的任何真正希望化为泡影——过去十年中索马里人民所经受的只是战争与贫困。

最后，另一方面，埃及欢迎秘书长提出的设立一个索马里之友委员会的建议，以探讨以何种方式方法提醒人们注意索马里在民族和解方面的需要，并调集和解与发展进程需要的资金。因此，我们期待着秘书长为实施这一倡议打算进行的协商，毫无疑问，这种机制将加强那些在和解进程中可发挥作用的以及对索马里各派有影响的外部国家和组织之间的协调。埃及已完全准备好参与这一进程。这不仅是因为把埃及同索马里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关系和战略利益，并且因为埃及热切希望在国家一级以及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在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在发展伙伴论坛政府间机构内作出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杜尔达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并赞扬你召集今天这次专门讨论索马里局势的会议。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因为我十分尊重你，赞赏你的能力。我并感谢你使这次会议成为公开会议，在非常自然和适当的会议厅里举行。我不并是看到安理会在这里举行会议而感到高兴的唯一的人。我想，你们所代表的联合国所有成员和国际社会也都为此感到高兴。我确信，这个会议厅里的椅子已没有了活生生的人体的温

暖，它们对毫无生命的制暖系统产生的人为暖气感到厌倦。

请让我向兄弟的索马里总理致意。我感谢他的发言，他的发言对我们所有人、以及特别是对安理会极为重要。我还谨赞扬秘书长，他是最关心索马里问题的人，他向安理会提交了许多报告，包括今天的会议上正在审议的报告。我并感谢秘书长的代表作了重要的发言。

众所周知，我国是唯一在摩加迪沙维持其大使馆的国家。从危机开始直至今天，除官方假日外，我们没有一天关闭在那里的外交使团。我国还呼吁在利比亚领土上召开由参与过去十年来在索马里发生的冲突的所有各方参加的会议。我们已试图以所有可能方式使各方能够达成和平解决办法，以确保索马里的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其人民的团结。

我们赞扬吉布提所做的种种努力，并赞扬其总统所做的导致在阿尔塔召开索马里国家和平会议的不懈努力，在那里第一次奠定了良好正确的基础，在代表整个索马里所有社会、宗教、种族和区域各派系的 5 000 名索马里人中间达成共识。如果我们要支持和加强该国并确保索马里人民及其家园的稳定和团结，导致产生共识和通过过渡全国宪章和政府的做法便是最基本的做法。

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最重要职能之一是在考虑此类问题时实现载于其名称内的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认为从索马里过去经历中所产生的恐惧不再有效。因此，安理会不再有迟疑的借口，因为当时普遍存在的条件同今天普遍存在的条件非常不同，那时，不存在与其维持合作的索马里人。然而今天有过渡全国政府、国民议会和全体索马里人民对这一新的开始的支持。

各阶层索马里人民均已厌倦战争和生活在这种不稳定的条件下。索马里最有技术职能的工人已经离开国家，现在生活在海外。只有军阀想要破坏阿尔塔进程的结果。当然是出于自私的利益。如果他们感到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在支持过渡全国政府方面是认真的，他们便会撤回他们目前的立场，接受加入阿尔塔进程的忠告。然而，他们认为安理会和联合国并非认真的想法导致他们相信能够恢复索马里过去的状况。战争和暴力成为这些军阀的唯一职业，除此他们一无所知。

安理会会允许这些派系实现他们自私的目标而有助于索马里的利益吗？让我列举一个实例。法国代表莱维特大使提出了一个应该得到安理会充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强盗们——无论他们是恐怖分子、毒品大王或武器贩子——连同他们各自的国家力量一道可能会认为索马里是理想的庇护场所。难道我们应该允许索马里成为所有这些强盗力量的基地吗？只有到那时才考虑开始一场象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几年前所发动的运动吗？这会产生一切可能的危险、牺牲和生命丧失。

最好的选择是支持过渡全国政府，但安理会在要求该政府建立和平时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如果过渡全国政府能够以他自己的力量实现和平，联合国又有什么干预的理由呢？如果过渡全国政府本身有实力实现和平还有哪一方可以介入呢？

此外，我在古兰经中找到了鸡和蛋这一难题的答案。当诺亚登上上帝命令他建造的木舟时，他被告知每一种动物都带上一对，我认为该宗教有合情合理的基础。两只鸡是由一只母鸡和一只公鸡组成，而不是由两个鸡蛋组成。鸡蛋会在淹没木舟的滔滔洪水中破碎。我是想说，可以在索马里永久部署建设和平的特派团，以便产出和平之蛋，但要求过渡全国政府建立和平，然后再让安全理事会保证该和平就象那些本末倒置的人们所做事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为维持和平留出预算和支付我们对联合国预算的每年摊款？我们这样做是我们在一个区域维持和平而在另一个区域不维持和平吗？这

是在非洲集团和其它论坛所进行讨论的主题。我们希望看到安理会在所有要求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的案例中行为一致。

简而言之，已经作出一切可能努力的我国仍然愿意通过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努力确保恢复索马里的稳定。我呼吁安理会采取下列措施。第一，应向索马里派遣如同派往到其它国家的特派团一样的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并提交一份报告；我希望在该报告基础上安理会能够在晚些时候部署一支建设和平特派团。

第二，我希望安理会会同意资助全国和解和财产解决办法委员会。索马里政府无法召开该委员会仅仅因为——如果我正确理解首相的话——索马里支付不起居住在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非洲和一些亚洲国家的与会者的旅差费用。应提供足够资助使民族和解委员会尽早召集并解决任何其他相关开销，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便利。

我谨要求安理会支持索马里民族过渡政府建造和运行对联合国工作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基础设施，譬如机场和港口。这些设施亦能够成为民族过渡政府的收入来源。此外，联合国及其特派团在任何对其索马里工作人员的工作构成威胁的事件中可对这些设施加以利用。

主席先生，我事实上感到乐观的是，在你的指导下并由于今天的会议，安理会成员将对这些事宜作出后续行动。本此会议在安理会关于索马里问题未来工作方面给我们更大的乐观和谅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鉴于时间已晚并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我宣布暂停，下午 3 时复会。

会议下午 1 时 15 分暂停